

进化论合乎科学吗？

唐崇荣 著

（网络版）

“希望之声”经作者同意发表此网络版。欢迎自由下载，打印及分发。

希望之声

<http://www.voiceofhope.com/jtzw>

1999

《创世纪第一章 26-27 节》：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曾经因为进化论所引发对基督教信仰的矛盾，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一件大事，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曾经面对这样的冲突矛盾，并作出选择。

我到底是谁？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我」的自觉性，而这个「我」把我与「非我」分得很清楚。「我」所以是我，因为「我」不是「非我」；「非我」是谁？「非我」不是「我」。我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认识这个「我」？

首先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什么需要认识我这个存在。在宇宙中，我们看见有「存」与「觉存」两件不同的事情。「存」到底是什么？我们用物理学来看什么叫做存在，和以存在哲学来思想什么叫做存在，你会发现，同样一个名词，它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物理学的范畴中，凡占有空间、可以用物质的定律去推算出来的，就是一个存在；但是在哲学领域里，存在主义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观念。德国的哲学把「存在」与「存在物」作很严格的区分。例如：这个桌子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桌子的存在是我觉得它存在，而不是这个桌子自己觉得它存在，这个桌子是一个不自觉自己存在的一个存在，而我对这个桌子的「知其存在」是觉得它存在的一个存在。我不但觉得这个桌子是存在，我还可以证明、分析它的存在。我这个对其他存在的觉悟、分析和认知，是根据我自己本身的存在，所以我这个「存在」不但觉悟到我以外的存在的存在，我这个「存在」也觉悟到我自己的存在，所以存在的自觉性，是人类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动物是不是有这种自我存在的自觉呢？如果有的话，一定与我们的这种自觉有很大的不同。动物所有的一切知觉和一切悟性，都不能脱离它存在的最基本的本能的问题。它的意志、情感和知识，都被限制在其本能的范围内，是在本能范围内知道它所需要的，是在本能的范围内发挥它的感情，是在本能的范围内表达它的意志，对于动物，根本谈不上这本能之外的超越；植物则更不必说，因为植物的知觉性是更远低于动物。

这样，我们看见了人之所以是人，是由两个不同的成份构成的：一是物质，二是对物质存在的知觉性。

我意识到我存在，而我又知道我这个存在又有外在物质部份的存在。所以当人问：「你是谁？」的时候，你通常说：「是我。」特别是在人看不见你的时候，你是用「我」自称的；看得见的时候你就用名字自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你在门外敲门的时候，对方问你：「你是谁？」你说：「是我。」你知道天下有几个我呢？有差不多五十万万个我，每一个人的名都叫做「我」。因为对方看不见你，你先假设他可以从你的声音知道你是谁，所以你说：「我。」但当他已经看见了你的时候，他问：「你是谁？」，你便会说：「我是唐崇荣。」这时你便会用名字介绍你自己了。你讲「我」的时候，你正在表达我是一个「我」，我是一个主体。当你提到我、你、他的时候，你所涉及的是位格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s）。

若你对着你的爱人的照片讲话：「你对我好吗？」如果那一张照片说「好。」你会吓坏了，怎么一张纸会讲话呢？当你对一张纸讲话的时候，其实是把这个非位格的，当作有位格的，那是一个跳跃，这照片根本不是有位格的，是先有那个人，才有这个人的像片。

当你提到你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你就用第一人称称呼自己，这个我，是对自己存在这一个主体性的觉悟，把你与非你全部分开来，我所以是我，因为我不是一个非我，非我之所以是非我，因为不是一个我。这个我是自称，这个我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叫做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己。人若只盼望认识自己以外的东西，这是肤浅的一种思想观，正像一个小孩子，思想还不够深入，他的认知性只向外发展，所以小小的孩子问他的母亲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要知道非我界。当有一天，这个孩子忽然问：「我是什么？」的时候，他整个思想过程就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认知自己。

人希望认知自己。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除了人以外，你无法找到任何一种活物，有认知自己的欲望。对自我的认知欲，是从哪里来的？我要认识我是谁，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我是谁？」这一句话在其集体（collective）意义上，即人要知道人到底是谁。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Who asks this question?”

“Man asks the question.”

“Whom does he ask?”

“Himself.”

“What does he ask?”

“He asks, 'what is man?'”

所以当人问：「人是什么？」的时候，里面就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谁问」？

第二个问题「问谁」？

第三个问题「问什么」？

当你看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时，

「人问。」

「问谁？」

「问人。」

「问什么？」

「问人是什么。」

这个是人的人在这里发问。

当我们还没有提到创造论与进化论的分别的时候，先提到人的认知欲望，我们不但提到存与觉存，我们还提到知与被知。「知」是觉存的人才有的，我要知道，当「知」的时候，你是处于主体性的地位（you are in the subjective position），但是在「被知」的时候，你是处于客体性的地位（you are in the objective position），那么我现在到底是站在主体性的地位，或者站在客体性的地位呢？当我要知人的时候，人就变成被知的对象了，这就产生人把自己当作主体又当作客体的「主客混合体」（the mixture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人自己要知道人是什么，要知的是人，要被知的也是人，人要知人，那么为什么要知道呢？因为不知道。那为什么要被知道呢？一方面是不知，另一方面是可知，人盼望去知道，就在一个愿意知道可能被知道的范围内，不知道的本身又想知道，所以要知道的就是那个要被知道而不知道的，所以了解人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思想的不单是我自己这个人的事情，我们还追溯到一个超历史的地步，现在我介绍另外一个名词，「超历史的性质」（super-historical nature）。什么叫做超历史性？我活在世界上只有几十年，但是，我不会因为几十年前生，过几十年以后死，便满意这几十年。在认知方面，我与被知的我，是主客两体的混合，但是在我的超越性里面，我固然可以在时间与历史中被淘汰掉，然而我里面有一个认知性是超过时间空间的，所以我盼望知道几千几万年以前的事情，我也盼望知道以后整个人类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这样认知就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了，这就是人类可以拥有历史的原因之一。

我里面不但有觉存性，我里面不但有认知性，我里面还有一个恒在性，这个恒在性是超越暂时的。因此，用动物学来了解人是很肤浅的，用物理学来认识人的存在也是很肤浅的，用几十年来解释人的生命也是很肤浅的。人怎么可以把自己和动物等量齐观呢？人怎么可以把自己同物质等量齐观呢？人怎么可以把自己同几十年的历史等量齐观呢？这个觉存性、超然性和认知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

人是由什么构成的（What is man composed of）？人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我们如果没有从以上的几方面去看人的话，对人的了解会是非常片面的。一个人若对自己的觉悟错误，对自己的认识是误解的，他一生的道路将令人惋惜。

当我十七岁的时候，在一间左派的学校读书，所以那辩证唯物论、无神论、一元论的历史发展观，进

化论的思想，把我完全冲击得不知道何去何从；另一方面，我虽然曾经到过教会，到过礼拜堂，听过牧师讲道，而我早就厌烦了，在这样一个彷徨的岔路口，我思考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因为是中国人的所以一定要袒护中国文化来认同大家的反对呢？我是不是曾经参加过教会活动就一定要站在基督徒的立场来替基督教申辩呢？或者因为我是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我就应当接受现代思想来同所有传统的理论对抗呢？我多么盼望站在一个中立的位置，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真理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设上，不是建立在我自己的传统上。

我要做一个忠实的人，但是我忠实的对象是谁？（I must be faithful, but faithful to whom? Should I be faithful to myself?）如果我对自己忠实的话，难道我这个正在认知而不知真理最终全貌的这个我本身，就是我忠实的对象吗？所以我盼望作一个忠于真理的人。

忠于真理是什么意思？

认知与真理的本身是有关系的。这个认知的本能（ability），同真理本身的实在性（the reality of the truth himself）一定有关系，因为我要知道真理，是什么吸引我去知道真理？是真理的本身吸引我去知道真理，这样真理与我一定是有关联的。

真理与对真理的认识并不是一回事。到底是我大过我所知的真理，或者真理大过能知真理的我？我知真理，是我比我所知道的真理大？或者真理比这个知道真理的我更大？这个就牵涉到什么叫做真理了。

物理学有物理学的理论，天文学有天文学的原则，地质学有地质学的定律……，这一切的总归纳，即是整体性的真理；而在各个部门中的，是片段的真理，是不同范畴里面的理。

当我们提到真理的时候，我们的观念要求我们有一个统一性、完整性的实体，所以这个真理是唯一的，然后我们再从各个角度和不同的范围去认识它。我们对人的思考——思考人从哪里来，也不能逃脱这整体的系统。现在就来探讨对人的来源的两种不同描述。

第一种是创造论，第二是进化论。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上帝创造人；在进化论的思想里，是从低等的生物进化到高等的生物，最后进化到人的地步。二者截然不同，一个是古老的思想，一个是近代的思想；一个是藉着启示而知道的，一个是从观察去认识的；一个是需要信仰的，一个好像不需要信仰，比较是理性的；一个属于宗教的范围，一个比较属于科学的范围。那么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到底要接受古代传下来的理论或者要接受近代的研究？我要接受启示的理论或要以主体去观察事实？我要用信仰去承受启示或者是用理性去推敲这个起源？我是在宗教范围里作一个被动的承受者或在科学的范围里作一个研究者？

我们先比较这几个相对是否真能成立。请问进化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说是公元 1859 年，达尔文（Darwin, Charles 1809.2.12 ~ 1882.4.19）写《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那一年开始的，这本书写了以后，就把整个宇宙观、人类观、政治观、社会观，完全刷新了，这是近代的理论。如果你是这样相信的话，对不起，我告诉你，这是错的。进化论不是近代的理论，进化论从两千五百年以前就有了，最先的观念是从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 活动时期约公元前 580）的思想来的，泰勒斯是古希腊思想的鼻祖（Father of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他相信一切的一切是从变化形成的。变化的最基本的终极实体是什么？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公元前 610 ~ 546/545）继续研究这个课题，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 of Miletus 活动时期约公元前 545）再接着研究下去，如此一直到最高的层次的时候，就是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 384 ~ 322）所谓的：从低等的细胞，低等的生物，很单纯的生物进化到比较复杂的，再复杂的，更复杂的，到最后最复杂的，就是人。所以进化的学说，不是从达尔文开始的。最先有这个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经过了二千四百年以后，达尔文只不过把这个理论重新发展而已。近代法国天主教的进化论神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1881.5.1 ~ 1955.4.10），他有一个理论叫做「复杂的觉悟性」（Consciousness of complexity）——从简单到复杂，慢慢地，自觉就越来越高了。

为什么从泰勒斯一直到亚里斯多德都有这样的思想呢？如果你研究哲学，在这以前可以说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黄金时代。当人看这个世界是这样，能够解释的就叫做科学。当人继续问：「这个世界是这样，是为什么才会这样的？」即是说，如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是科学，是形下学，所以然，是形上学。

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有一个人名叫华莱士（Wallace, Alfred Russel 1823.1.8 ~ 1913.11.7），这个人跟达尔文在同一个时期研究同样的理论，在同一年发表同样的理论，达尔文很奇怪，怎么这个比我年轻的人，不约而同的也研究这些理论呢？那一年，当两个人同样发表关于生物进化的观念理论后，两个人就成为好朋友，但是他们有一个很重要不同的观点，将会在后面讨论。

华莱士和达尔文以后，有另外两个人把这一理论快速推广到英语世界去，一个是斯宾塞（Spencer, Herbert 1820.4.27 ~ 1903.12.8），另外一个赫胥黎（Huxley, Thomas Henry 1825.5.4 ~ 1895.6.29）。他们站在不可知论（agnosticism）的立场来发表其哲学理论（不可知论是用希腊古代的一个字 gnosticism 加上一个 A 字，变成了 agnosticism, agnosticism 就是 no gnosticism，就像无神论（atheism）的那个 A 放在 theism 的前面，就变成 non theism, atheism 就变成无神论了）。不可知论的意思是说：最后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终极性的实体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但当不可知论者赞成进化论的时候，他们却好像站在一个非不可知论者的立场上讲话。你与他们谈论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说：「不可知。」如果同他谈进化论，他就说：「可知。」这两个人，就把进化论推广到全世界讲英语的地区。

现在我们要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进化论是建立在哪一种哲学观点上？（请注意，我不是说建立在哪一种科学基础上，因为进化论根本不是科学）进化论是建立在变的哲学（philosophy of becoming）上面。在古希腊有一派称作存在的哲学（philosophy of being），一派称作形成或变的哲学（Philosophy of becoming），用两个字来表达，一个是「是」的哲学，一个是「变」的哲学。在「是」里面是静止的（static view），在「变」的里面是动态的（dynamic view）。（这个变的思想，是中国人《易经》的那个「易」的意思，万有的变化。）所以严格的说，进化论是建立在变的哲学基础上，一切都是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进化论的方法是什么？是用假设作它立论的方法。所以第一，它是建立在变的哲学基础上，第二，它是建立在假设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它的哲学基础是变的哲学，它的方法论的基础是一种假设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整个理论是从假设产生出来的，达尔文的确是非常努力观察各样的化石和各地的生态生物的动态的，但请不要忘记，他写《物种起源》这本书时，一共用了一千一百多次这样的名词：我们可以如此想像（we may imagine）、假如（if suppose）、假设（hypothetically）。所以这本书本身是建立在假设的方法论上面，如果你把进化论当作是科学的话，我要很严肃的对你说：「你还是错了！」所以进化论从起初就是一个假设的理论。

三年以后，1862年，达尔文写一封信给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说：「物竞天择的原则必须完全被淘汰，因为到现在我还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我自己还没有证明。」如果你再参考一些书，你会发现他从化石的佐证中，得到了非常失望的结论，因为化石里面的反证是很明显的，与他所写的很多理论无法吻合。

另有两个人，一个是在达尔文以前的法国人拉马克（Lamarck, Jean-Baptiste de Monet, chevalier de 1744.8.1 ~ 1829.12.18），他相信后天的习性和习惯是可以遗传的。达尔文以后的另外一个人孟德尔（Mendel, Gregor Johann 1822.7.22 ~ 1884.1.6），就完全否定进化论。有一个叫做 Nelson 的，写了一本书叫做《各从其类》（After Its Kind），孟德尔说：「如果达尔文先看了 Nelson 的书，他大概不敢出版他的《物种起源》。」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一百二十七年了，我们看见科学领域中的新发现，对进化论是越来越不利的。举一个有关突变的简单例子：突变产生的不是进化，而是退化，这是现在的科学所一再证明的。突变产生的是危机，而不是存在的继续。在你细胞里面，一有突变，就产生癌，而不是突变使你生出翅膀会飞了。

所以直到今天，我对进化论还是怀疑的。为什么呢？因为进化论本身不是科学，从它的哲学观来看，

从它的前提同方法论来看，从它的证据来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在有生之年，我们尚没有办法找到真正支持它的理论。

那么两百年以后，科学越来越进步，不是可以支持它了吗？事实并不这样简单，所以这个问题不要成为你的拦阻，使你无法接受耶稣基督。

你说：「在科学上遇到困难，我就退下来吗？」不是，在科学上遇到困难，你不要退下来，但是在非科学上，你一直前进，也是不必要的。

进化论是哲学假借科学之名，进到科学的范围。即用哲学的方法，做科学范畴的研究。所以你可以继续研究生物学，你可以研究动物学，你可以研究动物生态学，你可以研究每一种动物的病理学和生理学。但是，当你要说每一种都是这个变成那个，那个变成这个的时候，你就需要很大的信心了。

进化论是近代的吗？不是！进化论是科学的吗？不是！进化论是完全理性的吗？不是！进化论是从观察得到的吗？也不是！进化论是从假设产生出来的。

进化论和信仰有什么关系呢？进化论需要很大的信心，要相信人是上帝造的，你需要信心，要相信人是猴子变的，你需要更大的信心。所以你不要讥笑基督徒的信仰，说：「你们迷信。」我要告诉你，你相信人是动物变的，也是一个信仰，因那不是科学的证据，那是信仰。

进化论所以被无神论接受的原因，是因在解释人的来源这件极困难的事情上，有一条更方便的路让人可以走了。所以人之接受进化理论，基本的动机不是因为它是科学的，最基本的动机是可以迎合他们反宗教的心理。

1859年，达尔文写成了《物种起源》，1860年，马克思（Marx, Karl 1818.5.5 ~ 1883.3.14）看完了，写了一封信给达尔文，信上说：「谢谢你，你的理论给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从几方面建立起来的。宇宙观方面，他接受了费尔巴哈（Feuerbach, Ludwig [Andreas] 1804.7.28 ~ 1872.9.13）的观念，建立了机械唯物论的宇宙观；历史方法方面，他接受黑格尔（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8.27 ~ 1831.11.14）的唯物辩证的方法；从分析社会的方面，他产生了自己的资本论，资本是影响整个社会变迁的原因。马克思把这三种理论拼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唯物辩证的共产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共产主义。但是整个理论缺乏一个最后的源头，他又不要上帝（因为一个人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以后，一定会产生反对上帝的观念，在此我们不解释这一方面，因为这属于另外一个题目范围），认为这个一定是不科学的，一定是迷信，一定是古老的，一定是不对的，一定是麻醉百姓的，宗教一定是人民的鸦片。一个人有了这样的前提假设，你问他：「那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就无言以对。突然间跑出一个进化论来，这可好了，可以把他的整个理论完整化，怪不得马克思谢谢达尔文，他说：「谢谢你，为了表示对你的谢谢，我读了你的一本书，现把我的几十本书都送给你，将我的《资本论》送给你。」达尔文读了那封信以后，回信说：「谢谢你，我不要你的书。」我不知道达尔文是不是诚实的，大概是没有时间看就是了。

达尔文到年老的时候，并没有变成一个无神论者，他甚至认为太奇怪了，为什么有人把他这个假设当作一种宗教的信仰来接受。

现在来谈刚才还没有机会展开的一点，就是华莱士与达尔文有一个很大的争辩，什么争辩呢？这个争辩使后来的史宾塞和赫胥黎也感觉到，人若是从进化演进而成，那么是不是表示当进化到了某一个阶段，便从原本没有理性的变成了有理性的呢？理性、推理的本能是人最尊严的一部份，难道是进化产生的吗？华莱士说：「不是。」达尔文说：「可能是。」两个人在这件事上意见相左。后来，赫胥黎和史宾塞都承认：「良心与理性不是进化的结果。」

现在我开始作结论了（我还没有和你谈基督教人观的问题，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单单谈这方面，一个星期也谈不完。），我请你注意我要作的一些结论，就是关于理性良心的问题。

我小时候问我妈妈：「为什么每一只牛的面孔都是一样的？」我的妈妈读书不大多，但是很聪明，我

想她如果有机会受更多的教育，一定得到高等荣誉，她怎么回答呢？她答：「牛看每一个人的面孔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妈妈知道牛看每一个人是一样的？我反复思想我妈妈讲的那句话，我认为很有意思。当我在欧洲讲道的时候，欧洲人问我：「为什么你们亚洲人的脸孔都是一样的？」我说：「我们看欧洲人的脸孔也是一样的。」「真的吗？」我说：「是的。」我们中国人，多看几眼，就知道这个大概是上海脸，这个大概是台湾脸，这个大概是印尼来的，这个大概是韩国的，这个是日本脸，为什么？你越认知就越懂得分辨。请你注意我要下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你越不认识，你越觉得什么都一样。思想浅的人，只看相同点，思想深的人，则看不同点。

进化论是从动物与人的相同点去假设进化过程；而上帝启示我们的时候，是叫我们注意看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

人与动物相同的地方，只有一个方面即是肉身（Physical nature），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不只是一个方面，有什么呢？有德性、理性、存性、恒性、悟性，还有其他的，敬拜性、宗教性，这些东西多太大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大有学问的人，竟甘愿把自己列在和动物等量齐观的层次上？《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上帝照着他的形像样式造人。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像上帝，不是像动物。这个人像上帝，成为人类文化最大的冲击；人像上帝，成为我们自尊最伟大的描写；人像上帝，成为我们奋斗最高的目标；人像上帝，是我们自己价值最高的肯定。这样，认识上帝与他的启示，使你你知道你是人。

请你注意「像」和「是」这两个字，「像」就不是「是」，「是」就不必「像」。如果有人会说：「你很像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 1911.2.6 ~）。」那么你要问：「像他什么？」像他的年龄吗？我才不要呢，七八十岁的人了，像他的魄力吗？像他的思想吗？像他的政治观点吗？他如果说：「他最好的你都像。」你不要太高兴，你不过是像，你并不是，像就不是「是」。如果他是里根，你根本不必对他说：「你很像美国总统。」你明白吗？

《圣经》说：人像上帝。进化论说：人像猴子。《圣经》说：人不是上帝，人不是动物，人是人。你怎样看待你自己呢？

有一次我在美国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讲道，有一个中国学生特别邀请一位中国教授来听：「今天晚上请你来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那位中国教授说：「他要讲什么？是不是要讲上帝的？」那个学生说：「是，是，他要讲上帝。」这个教授说：「我不必去听，我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他不是像上帝，他是上帝。「你是上帝？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妈妈生的。」（你妈妈一定是神母了。）「那么你妈妈是从哪里来？」「从妈妈的妈妈来。」「妈妈的妈妈是从哪里来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来的，……」「第一个妈妈从哪里来的？」你说：「从猴子变来的。」人不接受创造论，不要上帝，要自己做上帝，作得成吗？作不成。变不成上帝，最后变成猴子的后代。这是人自己不得不承认的。

我现在从我整个的观察来下结论，我认为人很可怜。当一个人顺从上帝，谦卑接受他的启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的。从这个起点开始，你就看见人的尊严，人的可能性，人的目标，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

愿我们做一个慎思明辨的人。